

主張核准日立造船公司以分期付款方式爲匪造船輸出，在國會中亦公開表示「吉田書簡」已經消滅；十日在拓殖大學開學典禮中更主張與共匪恢復正常關係。三木外相在十九日衆院答詢中，亦公開表示三點：

(一)越南和平實現後，共匪對外政策將會改變。

(二)日匪關係，在可能範圍內力求改善。

(三)日匪復交問題，將由日本自行決定，無須與美國諮商。

以上兩氏之發言，自然各有其政治目的，尤其三木武夫有意開鼎下屈自民黨總裁，其言動更值得注意。以現任內閣閣員，發表與政府政策相違背之言論，充份暴露了執政黨內部弱點，勢將影響選舉結果。如果佐藤派乃至自

民黨在參議員大選中失敗，則未來日本政局必將趨於混亂，屆時日本對匪政策，隨時有變更可能。

到目前爲止，佐藤內閣的對匪政策，尚無作基本上改變的跡象；但基於上述情勢之發展，使佐藤首相已面臨了嚴重考驗。佐藤首相能否渡過這個難關，將視參院大選的結果爲斷。因爲日本對匪政策的推移，與我國關係最大，因此，我們以嚴肅的態度，沈重的心情，來注視日本局勢的發展。我們更要呼籲日本自民黨的領袖們，應以亞洲安全與和平前途爲重，萬不能貪圖私利，而使日本成爲亞洲罪人。

蘇

俄

與

中

東

王覺源

自去年以阿戰爭以來，蘇俄覬覦中東的野心，已有了進一步的表現。因而也引起了自由世界——特別是北約和中約國家——對負世界責任之美國的疑慮。目前中東的局面，就情勢言，固增加了民主國家很大的威脅；就問題言，祇是俄國二百年來一貫侵略主義的擴張。所謂威脅，祇算是民主國家的主觀感受。在蘇俄則認爲鷄蛋孵化到了一定時機，小鷄必然破殼而出，自然更要耽耽虎視於中東。

我們知道，今日蘇俄侵略世界的作法，原有所謂戰略手段拘束的優勢。儘有一套辯證的政治戰術、經濟戰術、外交戰術以及綜合戰術，可以錯綜運用；但沒有軍事戰術爲之後盾，却仍不可能完成其理想目的。但其軍事戰術的發展，正和其祖先一樣，受了地理環境的限制，一籌難展。

何以說它受了地理環境的限制？因爲蘇俄的地理位置，雖跨有歐亞兩洲，爲世界第一個領土最廣闊的國家；但其缺點：則爲北面的北極海，經年萬里冰封，毫無發展的餘地。東面太平洋白令海峽與鄂霍次克海，亦大部時期冰凍，雖從中國已獲有旅順大連兩港，一以西北利亞的遙懸，一以中、日、

美的阻力，價值亦大爲減少。西面波羅的海，固可供其海軍活動；但大西洋海口，却又操於他國之手。南面由黑海出地中海，固爲一條最理想的路線；但達達尼海峽，又被土耳其所控制。一九二三年洛桑會議與一九三六年蒙特婁會議的協定，蘇俄雖已取得出入達達尼海峽之權；但對蘇俄軍艦出入，至今仍受着土耳其嚴格的規定限制，沒有充分的自由。帝俄時代，在這種地理封鎖情形之下，雖經大彼得、伊凡第四、尼古拉第二的不斷努力，迷信武力侵略，雖造成了一個陸權國家，却終未找出一個理想的出口。所以俄國十月革命時之紅軍統帥托洛斯基曾說：俄國這個國家，東風可以自由出入，西風可以任意吹來，自己却沒有能跨出去的門。革命後的蘇俄，受了托洛斯基的啓示，自然夢寐不忘於此。

馬克思的共產主義，原有許多條件，是不宜於俄國環境的；但其本質，却是要統治整個世界。革命後的蘇俄，既完全接受了俄羅斯傳統的侵略思想，也承取了共產主義統治世界的本質。二者拍合，如虎添翼，也就鑄成了蘇俄的侵略性格。蘇俄侵略世界的軍事戰略，既感於陸權之局促難展，便不得

不從事海權的擴張。經過幾十年來的努力，現在它們的海軍實力，已僅次於美國，居於世界第二位。它在世界戰略形勢中，雖已成了一個陸權而兼海權的國家；可是它本土的地理環境未變，海軍仍無用武之地。單從陸路發展侵略吧！而自由世界的北大西洋公約與中央公約等圍堵體系，使俄又不敢輕越雷池。縱能突破民主集團的陸地圍堵，對其所謂世界侵略，仍有鞭長莫及之勢。從其所謂世界戰略來看，尤是一種最笨至愚的作法。它們謹守着所謂「辯證兵學」，戰爭未到質變的階段，亦決不會出此。所以蘇俄現在的新軍事構想，顯然還是擴張海權，奪取海外的基地、新港口，建立海外永久的海軍基地，而不憑藉被人鎖住葫蘆口的黑海基地。蘇俄這種企圖，固已早有其計劃作爲。而新機會的開端，即是去年的以阿戰爭；企圖的重點，即是中東地區。

中東和近東的奪取，不算是蘇俄的新目標，它不過是依襲帝俄時代的侵略藍本而已。帝俄的經略企圖，一在經中亞波斯灣出印度洋，求一戰略上的海口和一個溫水港的海軍基地；一在出達達尼海峽，控制地中海，掌握直布羅陀，出大西洋；掌握蘇彝士運河，出紅海到印度洋。於是歐、亞、非三洲，便可盡握於其掌中。蘇俄革命之初，何以未立踵其志？理由很明白：一、蘇俄革命初期，兼有內憂外患，根基未固。已經自顧未暇，那有餘力對外擴張！二、當時爲求爭取各國的同情與友好，一方以開闊的共產主義作號召，一方已聲言放棄沙皇時代的政策與所得的權利，以求解除列強的包圍，獲得暫時安定與建設的機會。三、當時蘇俄，還沒有滲透到中東地區，沒有所謂共產運動與民族主義運動。換言之，即沒有與蘇俄內應外合的勢力存在，蘇俄即令有願，亦難以償。可是，二次大戰以後，情勢就變了。蘇俄在東西兩方，皆多斬獲，食髓知味，乃復其帝俄時代的侵略原形。要求土耳其割讓土地；不願從伊朗北部的佔領區撤退；即已見其端倪。戰後給了蘇俄一個更好的機會，就是「民族自決」與「排外運動」，在中東地區，亦漸次發展起來。蘇俄侵略的最妙戰術，即在製造混亂、乘機滲透，以間接路線，攫取權利。於是對中東國家乃大肆其煽動、挑撥、離間、威脅、利誘的手段，致造成中東近三十年來新的不斷的糾紛，以困擾西方國家，隱爲中東若干國家的重心。迨以阿戰爭發生，蘇俄即迅速增加地中海的艦隊實力；策勵納塞作戰；積極援助埃及、敘利亞、伊拉克諸阿聯國家；埃及撤離葉門，迅速支持共和

派以打擊保皇派等等作法，更無一不是蘇俄陰謀侵略中東的具體表露。

列寧曾說：「從莫斯科到巴黎，最近的道路，是經過北京、加爾各答。」他的意思，雖是指的這條路線貧弱而抵抗力小。其實亦意味着：他並未忽視中東的戰略地位。必有中東，才可西進巴黎，才可穩握亞洲。不獨列寧的看法如此，歷史上，歐洲的政治家和軍事家，亦無不認中東爲「世界的十字路口」，左右逢源，有政略與軍事上的價值。中東一爲歐、亞、非、澳互相連結的世界走廊，世界貿易的孔道，能控制這一地區，乃能控制世界的貿易。二爲歐、亞、非三洲的橋樑，誰掌握着這區域，誰就可以進襲或阻止任何一洲的進侵。中東之所以有「火藥庫」之稱，即以其爲歷史必爭之地。古代如埃及、巴比倫、希臘、羅馬、阿拉伯諸帝國，以迄於大英帝國，性質雖不相同，却有一共同之點，就是要掌握着中東，尤其是埃及。法國拿破崙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既都顯出中東埃及地位的重要性。十九世紀，俄羅斯多次的排斥土耳其，與西方國家之支持土耳其；二次大戰時，法國投降後，英國不顧其本土之安危而堅守埃及，也是最好的事實說明。蘇俄爲要發展世界侵略的雄圖，自然更會鏗而不捨。

蘇俄不但在世界戰略上，不能忘情於中東。即在政治和經濟上，也是不願輕易放過的。從政治觀點來看：蘇俄所搞的共產主義，其所選擇的條件，正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。馬克思認爲共產主義，祇有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土上，才能生根實現。而列寧則認爲經濟落後、未開化或半開化的地區，反而容易發展。中東地區，雖佔有世界肥沃地區的兩河流域；但工業未興，經濟落後，文化程度低落，人民生活窮苦。它們認爲這正是共產主義的溫床，易於施其挑撥、詐騙、收買、利用的技倆，實現其御用的所謂民族主義的傀儡政權。從經濟觀點來看：今日雖是核子時代，而石油仍爲極重要的戰略物資。蘇俄和共產集團，雖不乏石油生產；但全世界的石油，百分之九十以上，是在自由地區。而中東石油的產量，更佔全世界的百分之七十。蘇俄擔心這項重要戰略物資，資爲反蘇反共的用途，固要爭取中東；爲充實自己這項戰略物資，作爲侵略資本，更不能不爭取中東。

當然，目前蘇俄之覬覦中東，最現實而重要的企圖，並不是成立一個或幾個共產政權，與壟斷這些經濟物資。主要的還是在獲得海軍基地的優良港口。如目前僅限於地中海的活動，它是決不會滿足的。當英法有意撤退其海

上基地時，如摩斯凱伯、亞丁、新加坡、印度等海軍基地，固早列入蘇俄的侵略藍圖。去年藉以阿戰爭的機會，急向地中海進駐海軍，則以其海上補給船艦，藉親善訪問或修理名義，進駐埃及的亞歷山大及塞得兩港（地中海東、紅海北端）；敘利亞的拉塔基亞港（地中海南）；阿爾及利亞的奧蘭港（地中海西出咽喉）。與阿拉伯南端的葉門，修建關係，垂涎亞丁基地（紅海南端）。企圖以三艘潛水艇，騙取印度供應海港的便利（控制印度洋）。援助土耳其，則圖染指塞浦路斯（地中海北）。最近波斯灣問題發生，則圖插足巴赫蘭島（結波斯灣南北為一片）。蘇俄再進一步的海軍基地企圖如何？姑不推究。單就蘇俄目前這種如意算盤的打法來看，果真一一實現了的話，不但地中海盡在其掌握之中，西可自由出入大西洋，東可擁有印度洋，則歐、亞、非三洲完了，中東自更無論矣。自然，這不過祇是蘇俄的夢想和我們的假設。因為蘇俄的海軍，尚無此龐大實力與作戰經驗，民主集團的實力，還不是蘇俄可以輕侮的。但也不論為夢想或假設，民主國家如仍因循苟安，令俄坐大其勢，任其陰謀詐騙手段的發展。則漸積之勢，也未嘗不可成為事實。二次大戰以後，蘇俄若干夢想，得到空前的實現，也完全就是出於這種情勢所造成的。

民主國家，尤其是美國，何以要提高這種警覺？因現在的中東，已有兩種可慮的情勢：第一、民主國家的主力在美國，美國第六艦隊的任務，一向在維護地中海的安全。去年俄艦進入地中海，實力不斷增加，已使雙方軍事情勢大變。在以阿戰爭之前，第六艦隊擁有五十艘的艦艇，而蘇俄不過十二艘戰艦。以阿戰後到現在，俄艦則劇增到五五——六十艘。過去俄艦在地中海的活動，還要偷偷摸摸，不敢大搖大擺。今則第六艦隊為避免與俄艦衝突，反要設法讓避。美艦縱然讓避，俄猶反誣美艦有意挑釁。蘇俄這種反客為主的情勢，固不是北約國家與美國在中東喪失了軍事優勢的說明；乃是蘇俄固不敢直接挑戰，亦深知美國不願因此而出戰。俄艦之狂妄自大，對北約與美國之威脅固小；對中東各國所樹立之威儀則大。不僅此也。蘇俄除現有之海軍實力外，正在積極擴張其海軍新政策，製造巨型的航空母艦，亦如美國配合海軍的需要，製造最大的直昇機，最大的運輸機，訓練傘兵與海軍陸戰隊等。這不但已引起了北約國家更大的恐懼，而要疑慮美國對北大西洋聯盟國家所作的承諾，是否會堅持？也引起了中東各國處兩大之間的徘徊態度，

對傾向自由的懷疑！這種情勢，至今並未澄清。

其次，蘇俄配合其海軍戰艦活動，對中東國家另一套戰術，就是大肆其滲透、詐騙、利誘、威脅手段。大量增加對埃及的援助，而以更大的控制權、與更多的基地設施為交換條件。派遣所謂專家及顧問（實際是間諜）數千人，分赴埃及和敘利亞。協助伊拉克開發石油及運銷設施。加強對葉門共和派米格機及武器的援助。公開援助土耳其。對波斯灣野心的佈署。皆足見其糖衣藥丸戰術之所在。中東國家，縱無投入共產懷抱的意圖；但中東糾紛沒有澈底解決以前，蘇俄這種笑臉戰術，總是用得着、吃得開的。其目的，則在造成中東的混亂，一方依其間接路線，唆使當地民族國家，互相鬥爭，仇視美國，離開美國；一方則乘人之危，陽扶陰抑，竊其權利，握其命運。如以阿戰爭發生，蘇俄以阿聯之友自居。明知埃及非以色列之敵，初則積極鼓動納塞作戰，並願為之後盾。迨戰爭爆發，則袖手觀變。如此間接所造成的中東戰爭，美如直接參戰，則埃及與阿聯國家，必仇美而親俄；美如不直接介入，俄助一面，亦可互戰不休。不論埃及之勝負，蘇俄則兩居其利。勝固挾功以邀賞，索取權利；敗必更傾於俄，淪淪於附庸。現在蘇俄對埃及與阿聯的陰謀，還是走的這條路線。

所幸去年以阿戰爭，美國處置得當，未落入蘇俄的圈套。也幸以色列爭氣，能够速戰速決，使俄措手不及，撲滅了納塞的兇鋒。否則，縱不釀成三次大戰，中東之火，今則不知燒到如何地步了？在蘇俄方面，當時也真未料到納塞竟會脆弱無能至此，不堪一擊，而毀滅了他最大的戰略陰謀。東隅既失，期之桑榆，祇好退而行其次一戰略，製造阿聯國家的左傾形勢。中東地區，對世界之重要性，已如前述。美國如祇講國家主義的話，對中東自然不值得重視。因為美國要向印度遠東走的話，祇須橫渡太平洋，無須經過地中海與蘇彝士運河。飛機往印度遠東或紐澳等地，亦不必經過阿拉伯國家的領空。但歐洲國家之對中東，無論海空，皆為東西往還必經的路線。中東如被阿拉伯國家所封鎖，則歐洲至東方的海空路線，均被截斷，形成孤立。阿拉伯國家有封鎖的力量嗎？自然沒有。可是有了蘇俄的介入，則情勢迥殊了。蘇俄以阿拉伯國家之友自居；以挑起以阿矛盾對立為手段；以團結阿聯抵抗侵略為藉口；以製造阿聯附庸為目的。從而控制阿聯，進而封鎖歐洲，壓迫歐洲國家屈服於蘇聯。於是南跨入非，東踏亞洲，隨心所欲，繼續前行，美

國也就休想幸存了。

這並不是我們故作危言聳聽，俄毛對立以後，蘇俄的世界戰略，就是如此。當然，美國今已負起世界和平民主的使命，自不會有其國家主義的構想。在道義上，自要堅持其對北約聯盟國家的承諾，維護大西洋的安全。在其世界責任上，亦沒有放棄中東、斷送歐亞非、危及本身安全的理由。不過，禍亂常起於所忽與不疑之事；戰爭往往由於錯誤觀念所造成。美國既不可因為越戰問題，而疎忽了中東的注意力。然則美國應如何來挽救中東險惡的情勢？病未膏肓，自不難於投藥。現在阿拉伯國家，實際都沒有傾向共產集團的意圖。其與蘇俄關係較深者，僅埃及與敘利亞。阿爾及利亞則較淺。埃及已居劣勢地位，祇要蘇俄能援助阿聯以抗以色列，阿聯總是願意接受的。祇要蘇彝士河一日有軍存在，埃及便不能不屈服於現實。因之，如以色列的軍事壓迫愈大，則阿聯之傾俄必愈急。同一邏輯，阿聯接受蘇俄的援助愈多，則蘇俄所控制的權利愈增，阿聯的獨立性格愈減，乃是必然的趨勢。好在現在的埃及，不滿俄艦之進駐亞歷山大、塞得與拉塔基亞港；感於軍隊與許多權利之被控制；早有脫離蘇俄的心理企圖。其他阿拉伯國家，亦絕無擺脫西方的趨向。美國誠能於此時，與阿聯國家急修友好，採取適當措施，一方安

撫阿聯國家；一方阻止以色列的進擊；在不傷雙方自尊，不辱雙方權利之下，求中東國家的釋嫌合作，以減少蘇俄乘機利用的機會，或能維護中東和平於一時。倘美如仍繼續其不干涉態度，任以色列繼續進攻，或阿聯逞圖報復。各走極端，循環不已。阿聯必更傾於蘇俄，蘇俄必控制阿聯愈緊。蘇俄水到渠成，美必更爲棘手。

依據目前情勢看，祇求中東國家之釋嫌合作，能算是中東問題的根本解決嗎？不是。因已由於蘇聯之介入，仍是一個不易解開的死結。蘇俄龐大海軍，已經入進地中海，和其海權新政策的發展。一個或幾個海軍基地港口之獲得，這有必爭之勢。其已進駐亞歷山大、塞得、拉塔基亞、奧蘭之基地港口，要來打破既成的事實，固無異乎虎口取肉。阿聯要從已被蘇俄控制之下，解除束縛，更是談何容易！這些既非埃及、敘、阿自己所能克服的困難，也不是聯合國的譴責可能奏效的。美國遲來的干涉，欲不釀成三次大戰，又何可得！除非美國能放棄其世界責任。將來真欲一戰以見高低，美亦失去其先機優勢了。所以今日的中東問題，民主國家，與其待決於將來，實無寧爭取於現在。

# 山地民族與泰北赤禍

羅石圃

去年一年，泰國的赤禍，正如匪酋陳毅的預言：「一九六七年，泰共武裝將有大部隊與『反革命政府』軍展開大規模戰鬥」。所幸泰共武裝叛亂，僅限于泰東北與泰南兩地，中部雖有共諜活動，但都很迅速地由政府破獲，其鄰寮、緬兩國的山岳地帶——泰北，迄未發現泰共武裝活動。不料從本年一月起，在綿延于泰北七府的披班南山區從難府到青萊府的一段，已發現共匪武裝竄擾，雖然祇有百餘人的苗、僑武裝匪徒，但已然起了泰北赤禍的

星火。從泰北的地形和山地民族分佈及其與中國大陸的關係，加上共匪多年來企圖利用少數民族青年南侵的訓練，可以看出泰北苗、僑族共黨武裝的活動，正是星星之火，假如不即早設法撲滅，必將形成燎原之勢。

## 壹 外來的苗共與當地苗僑結合